

落叶 是秋天的信笺

□阿遥

这些日子,听得最多的就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《秋日的私语》。沐浴在那优美的旋律中,脑海里便会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:一条林中小径,弯弯曲曲不知通向何方,一阵秋风拂过,金黄的落叶徐徐飘落……我想,当一片落叶在眼前飘过的瞬间,我一定会欣然伸手去接住它,小心翼翼地将它在掌心摊开,就如摊开一封来自远方的信……

是的,落叶是秋天的信笺,写给每一个能读懂它的人。

年幼时,我无法读懂落叶。在一个孩子的眼中,落叶或许仅仅是一种游戏的道具。清晰地记得,我和伙伴们将那种游戏称为“勒树叶”。游戏很简单,一个人握住手中树叶的叶柄两端,与对方的叶柄相互交叉,两个人同时将树叶拉向自己的方向,叶柄不断者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了。前日,在睡梦中,我又回到童年,玩起了“勒树叶”的游戏,忍不住咯咯笑醒了。梦醒时分,对落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感谢落叶,为我的童年画卷添上了欢乐的一笔。

直到青春年少时,我仍不能读懂落叶。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,眼中的落叶是多么令人怜惜。秋天的傍晚,临睡前隔窗向外观望,那片树叶虽然已黯然失色,但还是拼尽全力地在枝头垂挂着。夜里枕着秋风入眠,待第二天清晨起来,便再也寻不到它的踪影了。等到来年春天,在那曾被它染绿过的枝头,将会重新冒出嫩芽。嫩芽一天天地生动起来了,而它,早已零落成泥。

如今的我,在茫茫尘世中历经风风雨雨,才终于明了:一片树叶的凋落,从容而静美,绝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惜。正如日本散文家东山魁夷在《一片树叶》中所写:“一叶坠地,并不是毫无意义的。正是这叶片黄叶,换来了整棵树的盎然生机。这一片树叶的诞生和消亡,正标志着生命在四季里的不停转化。同样,一个人的死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。死,固然是人人所不欢迎的。但是,只要你珍爱自己的生命,同时也珍爱他人的生命,那么,当你生命渐行,行将回归大地的时候,你应当感到庆幸……”

是的,落叶就是秋天的信笺。在信中,它为我们娓娓道来生死轮回的真谛。秋风一天凉比一天,亲爱的朋友,你是否已收到了这秋天的信笺?

古诗词里赏菊花

□谢汝平

菊花是秋天的笑容,菊花是秋天的色彩。没有菊花的秋天,天空都会黯淡;没有菊花的秋天,人间一片肃杀;没有菊花的秋天,大雁找不到南归的路;没有菊花的秋天,寒霜也不会那么洁白。菊花战斗在萧萧风中,怒放于苗圃村郭,菊花暗香袭人不醉人,夹裹着缕缕诗情,弥漫中华上下数千年。

“朝饮木兰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是屈原的菊花,有着玉洁冰清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;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,卓为霜下杰。”是陶渊明的菊花,幽静安然,超凡脱俗,菊花成了隐士,作者反而成了东篱下浑然忘我的一株菊;“秋丝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这是元稹的菊花,新颖脱俗,菊花开罢,世间再无花,既是无奈,又是赞赏,更有一种藐

视万物的情怀;“王孙莫把比蓬蒿,九日枝枝近鬓毛。露湿秋香满池岸,由来不羨瓦松高。”这是郑谷的菊花,菊即是人,人即是菊,不是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王孙公子,而是步步登高的一种人文精神。

“飒飒西风满院栽,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,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这是黄巢的菊花,是千千万万敢于反抗的百姓,是有血有肉的战士,是充满战斗精神的一支军队。菊花是身上的盔甲,是头上的黄巾,香气犹如杀气,直冲云天,浸透全城。这是最壮丽的菊花,豪迈粗犷,顽强不息,有着主宰天下的美好前景。“花开不并百花丛,独立疏篱趣味浓。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!”是郑思肖的菊花,人是南

宋遗民,花是南宋遗花,虽然国破家亡,宁愿“抱香死”,也要忠于故国和正义,令后世感慨万千。

“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”这是李清照的菊花,花瘦不如人瘦,人瘦不如心瘦,一个瘦字,写尽了人世间的离愁别恨。“黄昏风雨打园林,残菊飘零满地金。”这是王安石的菊花,菊花已残,心碎满地,我见犹怜。“龙山落帽未多时,陈迹依然使我悲。粲粲菊花何似好,阶前惟见束枯枝。”陆游的菊花已经枯萎,人老花逝,壮志未酬,空留满腔悲愤,又与谁人述说。

菊花是方块字,菊花是水墨画,菊花是一声慨叹,菊花是万丈剑光。历史永去,诗歌永存,菊花仍在一年一度地开放,暗香幽幽,诗情难释。

霜落一季柿子红

□柳如

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对秋如此留恋。

街边,摊主们把熟透了的柿子一只只排列整齐,置于木盘上,远远望去,一串串红在阳光的照耀下,如同一个个透明的红色晶体一般晶莹剔透,萧瑟的街头一下便鲜活起来。

久远的记忆仿佛一下被点燃,柿子是我从小最爱的,爱其色,更爱其味。每每说起顿觉口舌生津,眼帘里仿佛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柿子林伫立在秋风中,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,满树红彤彤的柿子,像极了灼灼而燃的小灯笼,不是一个两个三个,而是挂满枝头,十个百十个,但是这种壮观从未亲眼目睹过,实为一种遗憾。

于是在一个落霜的秋日,我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来到这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,只为了与红柿来一次亲密的接触,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期盼。

漫山遍野的柿林,那一个个红灯笼,几乎照亮了整个山坡。踏着堆叠的枯叶,听脚下干枯的柿叶嚓嚓的破碎声,一路走到柿树下,柿子树并不高大,一仰头,极目所触全是红灿灿的柿,错落有致的红美到了极致,饱满且有分量,你知道它是清凉的,它却能燃烧出火焰来,世上的物种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柿这般热情?

在这片红的世界里,每只柿子都努力展示着在这个时间里生命中最美的色彩,突然在枝头的最上面,我发现还有被飞鸟啄开了的半个的柿

子——我想那一定是一只最甜的柿子,因为天上的鸟儿是多么聪明的小东西,它们的眼睛是锐利的,它们的翅膀像风一样轻盈,它们选中的柿子,肯定是最好的柿子。这贪吃的小精灵!

提着小篮,穿梭在柿林中,不断在枝头寻觅,以寻到自己心中最美的一个,可是满眼令人心动的柿,却给我出了好大的一个难题,摘哪个好呢?顺着风的方向,耳畔忽然飘来了悠远而又稚嫩的童声:“一盏小灯笼,两盏小灯笼。我家后院有棵树,上挂许多小灯笼。西风紧,露水浓,树叶片片落,灯笼盏盏红……”是谁又在唱柿的歌谣?

徜徉在柿林中久久不愿离开,一切都静极了,侧耳倾听,只有风吹柿叶沙沙作响。如果可能,好想住在这里,以山为伴,与柿为友,可我终究还是路人。走在崎岖山路上,一眼就可望到村里家家户户小院内、房前屋后堆满了柿,人与红柿,和谐安静,像极了一幅美丽的秋色油画。村子的一角,一位白发老人正在低头劳作,她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柿饼,看到我走近,她抬头朴实一笑,继而又忙起了手中的活儿,时间就在我们一问一答中悄然度过。虽然在柿与柿饼之间,我更偏向于柿,可这终究能延续它的生命,也就默认这种几乎以自残以搏后命的方式,老人剥柿皮的手法很娴熟,她说她要把眼前这一大片的柿都做成柿饼,不然都会坏掉。我不由得为她担心起来,她忙得完吗?

曾经在旅行时遇到过一位老婆婆,一开始以为她或许是乞丐,等走近了才看到,老人身后包里放的是柿饼。老人说着很重的方言,仔细听下来倒也明白了一点,柿饼是自家晾晒的,要价并不贵,五块钱一袋。尽管不敢多吃,但还是买下了老人一半的柿饼,因为我一看到老人那沧桑的眼神,仿佛看到了秋风里悬挂在枝头的红柿,尽管管落了叶片的枝条,把苍白尽情展露,但柿却依旧高傲地飘荡在天空。

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像极了那位老婆婆,这些纯洁而又朴实的人们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像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,在这大山里安静地生活着。就像闯入世外桃源的武陵人一般,我们来的是这样的突兀,打扰了他们的平静。

离开时,怀里满满一篮的柿子,热心的老人告诉回家马上吃不得,要放置几天才可。我笑,这个儿时受过教训,曾经为一饱口福误吃涩柿,涩得话都说不出口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不由感叹:柿子,柿饼,由秋入冬,从冬至秋,任凭霜雪霜落,包裹的都是一颗跃动的红心,还有它身后的村民,无论何时都是那般纯朴善良。

一日突然发现女儿闭而不语,原来她也偷吃了涩柿,像极了儿时的我。难道这也是一种时光轮回?

一年一年,亘古不变的依旧是霜落漫天的柿子红。

秋之物语

北方的秋,总是短暂的,而短暂的事物更给人留下深深的惦念。秋有秋的色彩,秋有秋的礼物,秋有秋的语言。正如理查德·克莱德曼《秋日的私语》,是一曲多么缠绵的旋律,又如婉约派寄秋的词曲,柔婉、细腻。秋天,夏叶转绿即红,菊花橙黄灿烂,乡野里一片柿子红,金风中一垄豆子黄,而它们都在轻轻唱着秋天的歌曲,招摇着秋的颜色……

然而,秋已至深,冬将到来,就让秋叶、秋花、秋实定格于此,作为秋的记忆吧!

——编者

豆子熟在秋天的梦里

□玉指红颜

金风一夕,绕地皆秋,万木梢头萧萧作响,一垄豆子倏地变黄——豆子在秋天的家园里成熟了!

毛茸茸的豆荚鼓胀而狭长,重重地垂挂在豆枝上,摇摇曳曳,彰显着一种清闲和自豪。充实的豆荚藏着另一方天地。幼时见书上说“袖里乾坤大,壶中日月长”,很是不解;看过豆荚便豁然开朗了:每一个豆荚中都藏着三到五颗豆粒不等。这些成熟的“隐士”们圆溜溜,光闪闪,饱满,结实、充盈,活脱一群黝黑而健壮的乡下孩子羞涩地躲在大人的背后。

豆子熟了,便要收割入仓。割豆子的最佳时段是晨昏。晨昏雾气湿重,豆枝子洒了雾气,割时不扎手,荚中豆粒也不易“崩角”四散。但割豆子总会有“漏网之豆”遗落垄间。于是,豆田里常有捡拾豆子的人弯腰“捡剩”。捡来的豆子既可以“零存整取”换豆腐,也可以在野地里拢火烧着吃。烧豆子很有趣,几个人围在火堆旁,边用细棍撩火

边凝神专注地盯着火堆,但闻啪的一声响,一股灰烟儿迸起,便有烧好的豆粒像猛张飞一般跳将出来——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”,关键时刻总能看到一个人或是一颗豆的全然本性。烧豆子也可悟理哩。

割下的豆枝子统统被运到场院里晒。选一个好天,把豆枝子均匀地摊开,给毛驴套上石头碾子,轧吧!几圈下来,豆粒们便纷纷从豆荚中挣脱出来,欢快地滚到地上。挑开豆枝子,撮起金黄的豆粒,用簸箕簸净,灌袋,扛进仓房,豆子便完成了从种到收的全部过程。接下来,便是人们在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冬日里如何消化吸收这些高营养高蛋白了。

在北方,豆子最常见的用途有两种:一是做成豆腐。数千年来,国人一直把豆腐吃得山高水长,发明了很多吃法。二是做大酱。把焯熟的豆粒摔成方块,发酵后弄碎,调好盐水,下到酱缸中;再次发好酵后,舀到碗里,便成为金黄喷香的大酱了。东北大酱很好

吃,到过东北的人不吃一碗东北大酱,那就相当于去北京没吃烤鸭,到西安没吃羊肉泡馍一样让人遗憾终生。

豆子就这样在田野和农家院间往来行走,一生一世地演绎着属于它们的平凡故事。豆子和许许多多乡间作物一样,既荫惠着人类又常常为人们所忽略。但豆子就是豆子,它们很真实地活着,很惬意地活着,很骄傲地活着,很无畏地活着——它们活出了自己的价值,彰显出了生命的本色;汲取日精月华,吐出满垄金黄,它们无愧于土地的托付;承受汗滴浇灌,摇出串串饱满的金铃,它们无愧于农人的寄承——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,他们尽管无名无誉,但却活得真实;尽管普普通通,但却活得自足;尽管默默无闻,但却活出了价值——这样的人,不是和豆子一样值得我们敬重、敬畏吗?抬起你的头来,挺起你的胸来,像豆子一样普通的人们!